

| 奥登文集 |

W. H. 奥登 著 马鸣康 蔡海松 译 王家新 校

奥登诗选：1948—1973

COLLECTED POEMS

W. H. Auden

| 奥登文集 |

[英] W.H. 奥登 著 马鸣谦 蔡海燕 译 王家新 校

奥登诗选：1948—1973

COLLECTED POEMS

W. H. Auden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登诗选: 1948—1973/(英) 奥登(Auden, W. H.)
著; 马鸣谦, 蔡海燕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1

(奥登文集)

书名原文: Collected Poems

ISBN 978-7-5327-7079-3

I. ①奥… II. ①奥… ②马… ③蔡… III. ①诗集—
英国—现代 IV. ①I56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4814 号

Collected Poems

By W. H. Auden and edited by Edward Mendelson

Copyright © 1976, 1991, 2007 by The Estate of W. H. Aud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0-115 号

奥登诗选: 1948—1973

[英] W. H. 奥登 著 马鸣谦 蔡海燕 译 王家新 校
策 划/黄昱宁 责任编辑/顾 真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o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75 插页 8 字数 190,000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7079-3/I·4285

定价: 6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奥登文学遗产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教授
为《奥登诗选：1948—1973》所写的前言

爱德华·门德尔松

这部诗选包括了奥登从四十一岁到他去世的六十六岁之间（其后期创作生涯）所写的诗歌作品，与上卷《奥登诗选：1927—1947》正好成为合璧。随着年齿日长，奥登深信其诗歌的风格和主题必须与他本人发生同步的改变，他必须持续不断地发现适合其年龄的新的写作方式，而无须去迎合他所处的历史和文化的时代环境。他并不纠结于这样的问题：“我在1967年应该怎么写？”只会自问：“我在六十岁时该怎么写？”

奥登1907年出生于英国的约克郡。他在二十多岁时写的诗歌晦涩而热切，部分作品具有政治宣传的色彩，另一些则表达了强烈的个体孤独感。从英国移居美国后，在他三十多岁时，他所写的很多诗歌关涉了个人情爱的快乐和丧失所爱的痛苦，与此同时，他也从一个新教徒的角度开始书写大篇幅的雄心勃勃的诗作，探索的主题包括了艺术、政治、文化和社会。

从本卷《诗选》开篇的1948年，奥登开始在欧洲度夏，冬天则回到纽约。从1948年到1957年，每年夏天他都住在那不勒斯的离岸岛屿伊斯基亚岛，期间所写的诗歌开始试图理解风景的物理世界和人类身体的关系，其书写方式与地中海文化和罗马天主教文化保持了一致。《石灰岩颂》表面上是一首关于伊斯基亚岛风景的诗，真正的主题是赞美身体的神圣意义。在他写于上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的大型作品譬如《田园组诗》和《祷告时辰》组诗中，他再次探索了身体神圣性的主题和日常生活的复杂社会关系。

在1948年之前，他曾写过四首长诗，《新年书简》、《在此时刻》、《海与镜》和《焦虑的年代》，但之后他就停止写长诗，转而写作主题连贯的系列短诗，譬如奥登用去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的《田园组诗》。他对视角单一、专注于情感和历史问题的单首长诗提不起什么兴趣，更希望从多元角度来审视这些主题，而采用组诗的形式，每一首诗就能处理写作主题的某个不同侧面。他对早年曾吸引过他的严肃的历史、心理、宗教理论也不再热衷，转而对人类经验的多种面向投入了更多的关注。

他的兴趣转向的一大标志，是他有了新途径去切近历史——对奥登而言，“历史”如今意味着独立个体的特异行动，而非国家和帝国的抽离了个人的大规模运动，“历史”由人类自主完成（不管结果是好是坏），而非受自然本能或大时段的历史周期所驱使。在他1960年出版的诗集《向克里俄致敬》中，有很多诗作都是类似思考的产物。

1958年，奥登将他的度夏地从意大利转到了奥地利，他在一个名叫基希施泰腾的村庄买了一栋十八世纪的农舍，从那儿坐火车去维也纳只有一小时的路程。他写出了十五首诗，合成组诗《栖居地的感恩》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奥登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屋宅。他也写过一些很隐晦的诗，其中描绘了最终产生出纳粹分子的诸般残忍野蛮——他指出，奥地利人是最坚定的纳粹支持者——他看到兽性潜伏在每个人的头脑中。

在此期间，奥登诗歌的语调变得更为平静，不像早期作品那样有明显的技巧性，很多读者为他作品的这个变化感到遗憾。但另外也有一些读者（包括笔者）认为，相比于早期作品，奥登的后期作品更能深深地打动人心，因为它们具备成熟而复杂的智性。“此类游戏需要耐心、先见之明和策略，如同战争和婚姻”（如他在《游乐场》一诗中所写的那样），他深深明白这一点。

自 1939 年离开英国定居美国后，除开在欧洲度夏以外，奥登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纽约。1972 年，他离开纽约和美国，搬回了牛津。他在那儿只住了一个冬天。之后，他在奥地利过完了最后一个夏天，1973 年 9 月，他在返回牛津、中途停留维也纳时溘然长逝。

奥登曾经说过，他所有的诗都是为爱而写。即便他那些看似抽象而非个人化的诗歌，也都在尝试与读者建立某种交流；他认为他的读者都是独立个体，他可以倾吐衷言，也可以与他们面对面地交谈，读者并非集体性的大众，他并不是从一个更有知识、更具权威的位置来发表演讲。因其所表现出的全部学识和高超诗艺，他或许是表达平等和爱的最伟大的英语诗人。

目 录

奥登文学遗产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教授为《奥登诗选： 1948—1973》所写的前言	001
---	-----

第六部分 1948年—1957年

中转航站	003
石灰岩颂	005
伊斯基亚岛	010
天狼星下	014
坏天气	017
狩猎季	019
舰队来访	020
岛上墓地	022
旅行指南补遗	024
盖娅颂	027
田园组诗	033
短句集束(三)	058
谣曲五首	062
即兴诗三首	069
孤独的高等生物	079
要事优先	080
爱得更多的那人	082
铁道线	083
小夜曲	084

珍贵的五种感官	086
城市的纪念	092
阿喀琉斯之盾	102
二流史诗	105
历史的创造者	109
伟大的 T	111
管理层	114
厄庇戈诺伊	117
浴缸沉思录	119
老人的路途	120
科学史	122
真理的历史	124
向克里俄致敬	125
爱宴	131
喀迈拉	132
梅拉克斯与穆林	134
灵薄文化	135
此后永无宁日	137
家庭	138
“至诚之诗必藏大伪”	140
我们也曾知道那幸福时光	144
秘密	146
数字与表象	147
客观物	148
言辞	149
短歌	150
一个委婉托辞	151

祷告时辰·····	153
再见,梅佐乔诺·····	180
第七部分 1958 年—1971 年	
本能之母·····	189
林中沉思·····	192
手·····	194
安息日·····	197
步行道·····	199
礼拜五的圣子·····	201
栖居地的感恩·····	204
短句集束(四)·····	252
堂吉诃德抒情诗二首·····	256
异地疗养·····	259
你·····	261
“我亦会君临阿卡狄亚”·····	264
哈默菲斯特·····	266
重访冰岛·····	268
巡回演讲·····	271
对称与不对称·····	275
工匠·····	285
社交聚会·····	286
动物寓言已过时·····	287
“现代物理学童指南”读后感·····	290
1964 年耶稣升天节·····	292
基希施泰腾的圣灵节·····	295
死后发表的诗(外三首)·····	300
没有墙的城市·····	303

题赠诗(外十一首)	309
贺拉斯及其门徒	343
人物速写	347
自此过后	352
爱的场域	355
鸟类的语言	357
谣曲二首	357
四十年感怀	361
页边批注	364
时令	390
懒惰列王	391
分裂	393
1968 年 8 月	394
游乐场	395
河流简史	397
不起眼的大象	399
忒耳弥努斯颂	403
联合国赞美诗	406
六十岁的开场白	408
谕教子书	415
治疗的艺术	420
新年贺辞	424
嗅觉与味觉	427
听觉与视觉	427
我不是摄影机	428
不安的一夜	431
登月	433

守备部队	435
伪命题	437
阴云密布	438
自然语言学	441
局外者	443
一位老年公民的打油诗	446
短句集束(五)	449
养老院	460
喀耳刻	462
献给布谷鸟的短颂歌	464
献给中世纪诗人的颂歌	465
一次相遇	467
一件骇人的事	469
孤独感	470
与狗的交谈	472
与老鼠的交谈	474
与自己的交谈	477

第八部分 1972年—1973年

摇篮曲	483
不可测的天意	486
间脑颂	488
进化?	489
夜曲	490
一个祸害	493
晨歌	494
短句集束(六)	497
谢谢你,雾	501

答谢辞.....	503
不,柏拉图,不	505
致野兽.....	507
参照物.....	510
致吉尔伯特·怀特:一封死后发表的信	511
疑问.....	513
考古学.....	514
尾声.....	517
译后记(代跋)	518

第六部分

1948 年—1957 年

中转航站^①

经许可走出，来到了两种恐惧交织的地带，
一个由作战参谋和工程师共同选定的地点，
周遭一片湿地，面朝着从未受到恺撒们或
笛卡儿式怀疑^②侵扰的凶暴海洋；我站着，
面色苍白，半睡半醒，大口吸入新鲜空气，
泥土与草叶、苦役与男性的气味闻着如此浓郁，
可时间并不长：近旁一个管事朋友，微笑着
将我们带回了室内；我们鱼贯跟随，

服从了那温和而断然的语调——此种语调
专为应付神经质的病人和不可信的孩子，
以防他们跳池塘寻短见，或是从流浪儿那里
学来某种恶心把戏。透过现代风格的窗玻璃，
我在观赏一座未获允许去攀登的石灰岩山冈
和珍珠色的霞云（我觉得日落似乎来得
异常早）：一个踌躇满志的少年转身凝望，
或许正梦想着远方和我们神圣的自由。

在某个地方，我们真正存在过，可贵的空间里存有
我们的行迹和面容，记忆中的风景不会改变，
因为改变的惟有我们自己，在那里商店各有字号，
躲在暗处的狗会对着陌生人的脚步声吠叫，
庄稼会成熟，牛羊会长膘，

当地的神灵会施与仁慈的庇佑，
分配神的爱意，留心它们的需求，
也会在天堂里为其特殊处境作辩护。

在某个地方，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当游走在
分隔过去与未来的边界线，也不会受到警告：
立于那桥头，一位年老的毁灭者正接受最后的敬礼，
他的背后，所有对手都在巴结讨好，要么身系囚笼，
要么已死去，而前方是一个愤怒地带；那羊肠小道上，
一个年轻的创造者因悒郁的童年而迟到，服膺于
孩子般的狂喜而热情洋溢，头顶是哥特式的荒凉群峰，
脚下是意大利的骄阳、意大利的躯体。

但此刻我们哪儿都不在，与白昼、与爱恨纠结的
大地母亲已没有任何关联；我们驻留此处
不会留下丝毫痕迹，在它完全密闭的空间里
人们彼此不相识，只是如对象般曝露着
引发猜测，攻击性的生物各自走向他们的猎物，
但此刻已非常温顺，他们乖乖听话，等待着，
时不时地，受到一个声音的辖制，

① 1950年，奥登最初写完这首诗时，标题为《飞机场》。

② 笛卡儿第一个创立了完整的近代哲学体系，作为理性主义者，他认为人类可以使用数学方法（理性）来进行哲学思考，而理性比感官的感受更可靠，他还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要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其思想深刻影响了之后几代欧洲人，开拓了“欧陆理性主义”哲学。但欧陆之前经历的两次大战，正预示了“理性主义哲学”的重大危机。这正是这首诗的一个重要背景。奥登这次旅行的过境转机应是在英国本土的南部海岸，近英吉利海峡，历史上英国曾数次抵御了来自海上的入侵，英国又素以经验哲学称名，因此会说“从未受到恺撒们或笛卡儿式怀疑侵扰”。

某个等级的灵魂们还会听命在舱门口聚集。

声音召唤我再次登机，很快我们就飘浮在一个
病魔、拥挤的地表上空，俯瞰整个世界：下方的所在，
动机和自然进程已被春天唤醒
谬误与坟墓已披上了新绿；采石场的奴隶们
违背了自身意愿，因小鸟自由的歌声感到了
重获新生的希望，经由无知圣徒的祈祷，
卑污的城市已被宽恕，而伴随着河流的解冻，
一个古老的仇怨^①已再度开启。

1950 年春？

石灰岩颂^②

对于不专情的我们，如若它构成了
常常引发我们思乡的一种风景，

① 比喻二战过后形成的东西方的冷战。

② 1948 年上半年，奥登首次在意大利伊斯基亚岛度夏，他写给好友伊丽莎白·梅耶的信里提到过这首诗的主题：“之前我并不知道意大利和我的故乡——奔宁山脉的相像。事实上我开始动笔写一首新诗，《石灰岩颂》。它的主题是，只有岩石创造了真实的人类风景。”在他看来，生活在石灰岩地貌的人们能够自给自足，与自然和谐交融，懂得适度的生存之道，而一望无际的平原和连绵不绝的高山催生了人类的贪欲。这构成了他赞美石灰岩地貌的主要动因。值得注意的是，1971 年，奥登在一次讲座中再次提到该诗：“这儿的石灰岩地貌对我来说很有价值，它连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一种是我成长于其中的北方新教徒的罪感文化，另一种是我如今才体验到的地中海国家的耻感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对比在诗中以“we”（我们）和“they”（他们）的二元结构形式颇有张力地并存着（尤其在对上帝的态度上），对我们理解该诗的主题大有裨益。另外，正如奥登的传记作家汉弗莱·卡彭特所指出的，这首诗有奥登诗歌此前少有的轻松语调，而这个调子，之后得到了延续和发展。